

歷史與空間

書寫與手稿

手稿，是作者親手一筆一劃寫在竹簡、布帛或者紙張上的原稿。12月1日起，在中央電視台電視劇頻道首播的古裝歷史劇《大秦賦》中，不時可以用竹簡寫成的奏章或詔書。隨着技術的進步、紙張的普及，竹簡、布帛早已「光榮下崗」了，寫在其上的原稿，只有在一些博物館展櫃裏才能看到。2014年11月11日，在上海圖書館舉行的「心曲傳真——上海圖書館藏本日記展」上，一本中國現存最早的、元代郭界（1280—1335）日記手稿，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。

現如今，電腦飛入尋常百姓家，就連寫在紙上的手稿，也越來越少，越來越稀罕了。前幾日，在網上看到一個關於「現在還有人用筆寫稿嗎」的話題討論。八個回答中，只有一個持「中立」態度：「完全看個人，有些人就是寫字更有靈感，一些突發奇想或者瞬間冒出的好思路用本子記下，最後在電腦上做整理」；其餘幾個對用筆寫稿明確否定、嗤之以鼻。如：「現在手寫稿子的很少了，一般都是特別傳統的紙媒，還有比較傳統的老作者才這樣」；「現在基本用電腦寫稿，幾乎沒有人用筆寫稿了，除非是頑固不化的人」。乖乖，在某些人眼裏，用筆寫稿竟然成了「頑固不化」！看了類似見解，心中五味雜陳。

電腦寫作，既便捷又輕鬆，且速度快效率高。可是，完全依賴電腦，徹底告別手寫，短期內或許沒有太大問題，久而久之，弊端必現——完全依賴電腦寫作，鍵盤代替了筆墨，發落代替了紙張，符號代替了漢字，導致對漢字書寫文化產生不可低估的衝擊。文字，作為一個民族的文化內核，既是交流和傳遞資訊的基本工具，更是保存和傳遞人類文明成果的重要媒介。歷經五千年積澱的漢字，作為中國的傳統國粹，不單是迄今為止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文字，而且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「基因」，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集體的智慧結晶、炎黃子孫共有的精神家園和文化認同。能規範書寫、靈活運用漢字，關乎公民整體的素養，關乎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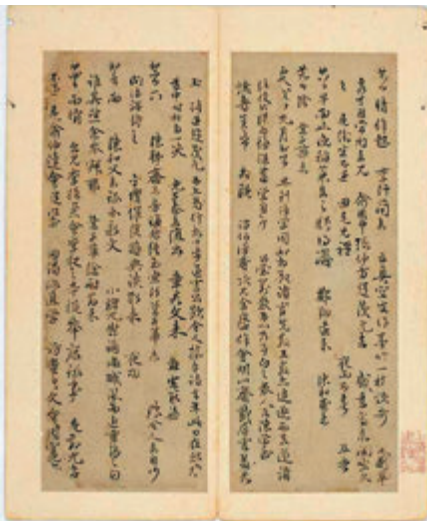
當下，用筆寫稿的人與日俱減了，但還有人在默默堅守着。比如，莫言、賈平凹等。2019年2月18日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煒與著名作家、文物收藏家馬未都先生，應百花文藝出版社之邀，展開一場文學與文化的無疆界對話。其間，兩人不斷地談到了「手稿」話題。馬未都坦言，對於當下用電腦書寫的青年作家來說，手寫是對人生特別痛苦的磨練，而他至今仍堅持拿

筆書寫。張煒則表示，從1973年第一部處女作開始，他長達40多年的文學寫作生涯。只有中間一段時間用電腦書寫。他的五筆打得很熟練，幾乎到了可以盲打的程度。但他很快放棄了電腦寫作模式。在張煒看來，「文學寫作，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，就是電腦輕巧的筆力，無論你的打字速度有多快，終究沒有那種邊帶着思索，邊一筆一畫躍然紙上的創作靈感來得真實自然。」

電腦時代，如果說用筆寫稿難能可貴，紙上改稿同樣值得稱道。近讀《作家通訊》，在《創作隨想》專欄上，看到韓少功、張煒、馮驥才等幾位著名作家談網絡時代的挑戰。從中得知，馮驥才書房裏，至今不配電腦。他說：「我只是有時在iPad上劃拉一下而已，改稿仍在紙上。對電腦一竅不通。朋友笑我是固執，是不剪辮子的前朝遺老。我的理由是：我喜好用筆寫字的感覺。漢字象形，書寫時有美感，寫字時大小隨意，揮灑自由。」馮驥才認為，因為漢字的書寫之美，使自己拒絕了電腦寫作。但他相信，這個理由到了下一代就不會存在了，因為下一代人一入學就開始使用電腦。當然，他們在手寫漢字上肯定要出現問題，甚至有可能連自己的姓名也寫不好。想想看，一個連自己姓名都寫不好的人，何談傳承書寫文化、怎麼可能寫出優秀作品？

本人無意與上述幾位文化名家相提並論，但對書寫頗頗有些許同感。用筆寫稿，紙上改稿，感覺不一樣，效果也不同。因此，迄今沒有丟掉手中的筆，沒有完全依賴電腦。我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業餘創作的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就咬牙買了一台「486電腦」，並很快學會「普通碼」輸入法。電腦寫文章，輕鬆是輕鬆，便捷也便捷，但「有點固執」、「頑固不化」的我，總有一種「魂不守舍」的感覺。於是，買回一台「針式打印機」。每篇文章，不論長短，先打腹稿，後上電腦，邊打字邊整理，待「毛坯」初成後，打印出來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紙上反覆修改，這才放心滿意。在我看來，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，長相好不好是「基因」問題，臉面淨不淨是「態度」問題。繼而邊邊，骯骯髒髒，自己看了都難扭，更何況是他人？因此，30多年過去了，始終堅持紙上改稿。針式打印機用壞了，換一台噴墨的，前幾年又換成激光的。紙上改稿的習慣，一直延續了下來。

「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寫半句空。」幾十



郭界日記手稿。網上圖片

年的寫作實踐使我體會到，好文章不是輕而易舉寫出來的，而是反覆推敲改出來的。張煒先生曾經說過，一次，有朋友跟他討論時表示：「寫作無非是把腦子裏的東西記下來，用電腦有什麼不好？」後來，這位朋友告訴他，在海外華人開的飯館裏，沒有手擀麵，而機器麵始終沒有手擀麵那樣勁道。張煒形象比喻，用筆書寫的滋味如同手擀麵，而電腦書寫則是機器麵，冷冰冰的很機械，看不到作者的心情。我，很贊同張煒的說辭。電腦寫作，速度自然快一些，可是較之用筆寫稿或紙上改稿，其品質如同手擀麵與機器麵一樣，多少是有差異的。麵條起源於中國，迄今已有4,000多年的製作食用歷史。麵條，製作簡單，食用方便，花樣繁多，營養豐富，是既可主食又可速食的健康保健食品，早已為世界人民所接受與喜愛。如，國人慶祝生日的長壽麵，國外香濃的意大利麵等。而但凡好吃的、溫和且筋道的麵條，幾乎都是手擀的。

文化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的靈魂。文化興，國運興；文化強，民族強。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，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，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用手寫稿，紙上改稿，不單關係到作品的品質，而且關係到書寫文化的傳承。電腦，是二十世紀偉大的發明之一。從當年的「大屁股」，到當下的「筆記本」，不過短短二三十年。我相信，用不了多長時間，電腦也會像手機一樣，不單得以普及，而且越來越方便攜帶，越來越便於操作。只是，創作的滋味是苦的，創作的過程是難的。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哪得梅花撲鼻香。」唯有那些耐得住寂寞、吃得了苦頭，自覺堅持嘔心瀝血、精益求精創作的寫手，才可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作家，才可望生產出活力四射的作品。我不反對使用電腦，但主張手工改稿。這樣，書寫文化不會「枯萎荒蕪」，手稿也不會「斷子絕孫」。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俚傳媒與俚文人

以《唐山大地震》一書成名的錢鋼，2005年在香港大學的圖書館躲了一年，看盡1945年的華文報。他說：「許多晨昏，我在那個寧靜的房間裏享受我的好奇和尋尋覓覓。那個房間，永遠那麼乾冷；常常，我需要套上毛衣，有時還戴上圍巾，它必須是這樣：這是香港大學圖書館的特藏部，數以萬計的縮微膠卷——舊報、舊雜誌、文獻檔案——收藏於此。」

他如渴般閱讀，將一段一段珍聞寫成札記，出了一部書：《舊聞記者——一九四五年的中國》，先出內地簡體字版，再出香港中華書局的直排繁體字版（2006年）。據說，這書十分暢銷。當中，有不少篇章是令人難以忘記的。如他創造了一個名詞：「俚傳媒」。「俚」，據說是老虎咬死人後，那人的魂魄，竟引導老虎去咬別人。這就是不念舊仇舊恨的「俚」，反而與虎同謀，殘害他人。成語「為虎作倀」就由這一故事而來。

在日治時代，在軍統威權下，一些報人成了「俚文人」（這詞是我創的），一些媒體成了「俚傳媒」。1945年黑色聖誕，日軍入

城，報紙停刊的停刊，報人走的已走。錢鋼說，有報紙一夜變色，昨天還疾呼抗日，今天已乖乖地報道皇軍進城。還有的，如《香島日報》，是日本人進香港後，「借用」一家報紙的機器新印發行的。而滯港的報人，為了生計紛紛「落水」。抗戰勝利後，這些人被定為「漢奸」，「落水文人」。當然，有些大喊「冤枉」的，歷經數十年，迄今仍有專家學者去考證其是否「變節」的內幕。

年輕的時候，便知道日本兵有所謂「神風特攻隊」、「玉碎」等不怕死的事跡。據報載，在「為護國而犧牲之日軍將兵，以特攻隊為先導」，以自殺式飛機重擊美艦的恐怖報道，「一機命中敵艦船，立即沉沒。」硫磺島美日大戰，報紙稱，日軍決以「血肉長城，對抗美軍的油膩洪流」，在最後時刻，「日軍肉攻隊」採取「淒壯新戰術」：「洞穴埋置空桶，士兵懷抱地雷入內，上蓋泥土」，待大隊美軍士兵經過，便「點火線以身殉國」。《香港日報》在頭版頭條刊登《栗林最高指揮官命令 最後反攻全軍玉碎》，報道了栗林忠道3月17日夜給天皇的「訣別電」：「戰局已臨最後關頭，職站在前線，祈禱皇國必勝及安泰」，「目下彈盡兵寡，決作孤注一擲，粉身碎骨，以報皇恩，謹率領士卒，高呼聖皇萬歲，藉此永訣。」



這書讀來十分過癮，也十分暢銷。作者提供

看到這些新聞，怎不黯然。香港有「俚傳媒」，亦有「俚文人」。錢鋼沒有細說香港，只說「我知道其中有個叫陳彬蘇，是日本佔領軍委派的上海《申報》總編輯。其實，上世紀三十年代初，他是赫赫有名的《申報》總編輯，但他怎麼成了『俚』？」

錢鋼想知道，我也想知道。成為「俚」，是史學家最值得研究的課題。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悼李小龍：截拳道(JKD)；無形之形，無法之法，是道非道



在李小龍32年多的短促生命裏，他留下了一套不凡的武學理念——截拳道；至於其來龍去脈，就讓筆者和大家逐一分享。

生於美國三藩市的李小龍原名李振藩（有「名振三藩/藩邦」之意）。1962年4月，李小龍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租用了校園一個停車場角落，開設了第一所「振藩國術館」，最初教授的對象是其當地的朋友，而「振藩國術」(Jun Fan Gung Fu) 正是「截拳道」的前身。「國術」指中國武術，俗稱「功夫」，西方人叫「Chinese Martial Art」。二十世紀中葉，「國術」開始揚名海外，西方人就用上「Kung Fu」（較少用「Gung Fu」）這個粵語音譯來作為「國術」的名稱了。經過5年多的交流、鑽研和思想沉澱，李小龍把其武學理念重新整理——領悟到傳統武術的規限窒礙了人性自然發展的空間，故應予以擺脫；正如他所说：Absorb what is useful, discard what is useless, and add what is specifically your own.（吸收有用的，摒棄無用的，然後加入自己特有的。）於1967年7月，李小龍把「振藩國術」易名為「截拳道」(Jeet Kune Do, 簡稱JKD)，以貫徹上述嶄新的武學理念。

李小龍不只廣東話，就連不是母語的英語，說來也擲地有聲、七情上面；再加上其「真材實料」已在幾套有份主演的美國電視劇（表表者：《The Green Hornet》(1966-67)；《青蜂俠》）中充分展現，無怪一眾具「西方思維」的《Longstreet》(1971)劇組人員都被這個華人武術家深深打動，應允把其「截拳道」的武學

理念概括地滲入劇情中，而這亦無形中把該理念「正式」公諸於世。以下是劇中一些相關情節：

李小龍飾演一個開設於美國的古董店老闆，且他也是一個中國武術家。主角 Mike Longstreet 是一個失明的保險調查員；為了自衛，他選得李小龍當其私人武術教練。一次訓練中，Mike 的一個朋友在目睹一個快如閃電的武技後驚訝地向李小龍問道：

What is this...this thing you do? (呢啲……呢啲係咩把戲呀?)

李小龍斬釘截鐵地答道：In Cantonese, 截拳道; and the way of the intercepting fist...or foot. (廣東話叫「截拳道」，係一種截擊拳(或腳)嘅方法。)

「截拳道」的「截拳」原來指「截擊」對手的「拳」或「腳」。據李小龍的詮釋，「截擊」指在對手欲攻擊而還未完動作的瞬間所作的攻擊——相對應的行動反應或反擊。

至於「道」，李小龍指的是一套武學「理念」，有別於那類「典型」的武術「流派」，如「柔道」(Judo)、「空手道」(Karatedo)、「跆拳道」(Taekwondo)、韓國「合氣道」(Hapkido) 中的「道」(Style/Way)——有既定「套路」(招式、方法)或「形式」；如是者，把「道」說成「方法」並不恰當，這只是讓人們較易理解吧。

通常人們一看見「道/Do」就馬上聯想到「截拳道」(Jeet Kune Do) 也不外乎是一個武術「流派」，這令李小龍對起了「截拳道」這個名稱異常懊悔，因這個想法完全偏離了其建立「截拳道」的原意，且與「截拳道」的本質相抵觸。就此，他曾在不同場合如此提醒人們：

"Jeet Kune Do" is nonclassical and formless. It's the style of no style. Remember, it's just a name. ('截拳道'是非典型的及無形式的。它是「無形之形」。記着，它只是一個名稱。)

由於「道」(way) 也指「方法」——「法」，所以筆者大膽地補充如下：

「截拳道」也是「無法之法」。

（"Jeet Kune Do" is also the way of no way.）又由於「截拳道」是一套武學「理念」而非一個武術「流派」，所以筆者也大膽地補充如下：

「截拳道」乃「是道非道」。

正是：沒有套路，卻有自己一套；不自命一家，卻卓然成家。沒有形式，卻是無形之形；非成一道，卻是經典之道。

話說回來，廣東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普遍美國人心中的地位只是一般。李小龍竟可在以美國觀眾為主流的電視劇中不提「截拳道」的英語名稱，而直接用上廣東話說出「截拳道」，除了有關方面的氣度外，也顯示李小龍如何的心繫其扎根地「中國—廣東—香港」了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老家·遠方·少年（上）

周末，參加香港青英會主席曾鳳珠組織的新界郊野60公里單車挑戰。出發前，我把活動啟動照片發到一個微信朋友群裏。大家紛紛點讚，鼓勵我加油。青英會副主席趙佳音高道：部長少年感十足。我回覆：青春無敵，行走無阻，歸來仍少年。

這個小插曲，讓我產生諸多聯想。青英會和華青會都是香港重要的青年團體，一個主要聯繫本地青年才俊，一個主要聯繫內地來港青年。華青會會員是在內地唸完中學或大學後，赴香港或海外求學，再留港和來港就業創業。目前，這類青年人約有76,000人左右，其中經優才、專才計劃引入的近33,000人，從香港專上院校畢業後留港或出國深造後返港就業的近43,000人。如果加上20,000多名在港就讀的內地生，新港青年有十萬之眾。他們來自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，大江南北，齊聚香江，在金融、商貿、創科等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。

迎着清爽的海風，邊騎邊想，思緒回到多年以前。那是我剛調到青工部不久，第一次參加青年團體組織的兩地交流活動。活動由華青會組織，目的地是河南省。

河南，中原大地，是億萬華夏兒女的心靈故鄉，被海內外遊子稱作「老家河南」。作為華夏民族的主要發祥地，這裏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之一，也是中華姓氏的發端。所謂「陳林半天下，黃鄭排滿街」，海外華人四大姓均源自河南。來到河南，有一種漂泊天涯終回老家的悸動。

此次參訪交流，恰逢第八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在鄭州舉行。八方賓朋雲集，讓我們收穫了熱情洋溢的中原印象。在參觀訪問、領導會見、座談交流之外，中博會組委會還精心安排了文藝活動。我們一行趕到封觀看大型實景演出《大宋·東京夢華》。當北宋王朝鼎盛時期的風情畫卷，在著名宋文化主題公

園——清明上河園裏徐徐展開，我們彷彿被帶回公元十一世紀，去領略中華民族繁榮富庶、雄視天下的歲月。今天的開封，即北宋都城汴梁，時稱東京，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華的大都市。《大宋·東京夢華》取意於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。在如夢似幻的水景舞台上，熙熙攘攘的市井風情，萬國來朝的盛世氣派，悲壯的戰爭場景，淒美的離情別緒，潑染出一幅婉約豪放的大寫意水墨畫。宏偉的場面，雋永的詞章，高科技的舞美，帶給觀眾強烈的視聽震撼。

整場演出分為六幕四場，由八首經典宋詞串聯而成。隨着劇情的鋪陳，八首宋詞的意境漸次展開：李煜的《虞美人》，辛棄疾的《青玉案》，蘇軾的《蝶戀花》，柳永的《雨霖鈴》，周邦彥的《少年遊》，辛棄疾的《破陣子》，岳飛的《滿江紅》，蘇軾的《水調歌頭》。全劇在「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」的樂章中，載着千年的輝煌和祝福，走向了現代。

沉浸在天籟悠揚、舞影蹁躚、吟唱婉轉之中，我不禁神往：這世上還有哪一台戲劇，能請到這麼多詞曲大咖共同為它譜寫台詞呢？

來自河南的趙佳音，從美國留學返港不久，是此次交流活動的聯絡人。由於有事務要張羅，為了方便出入，她就坐在右前方過道邊。佳音自己也是詩人，此時顯然已經入戲。那文靜沉思的模樣，彷彿穿越千年，融入大宋的東京夢華，成為宏大舞臺實景中的一分子。從河南回來後，佳音出版了首部詩集《不肯辭春光》。詩集小開本，清新素雅。看着封面上她自己題寫的那五個娟秀而有些稚嫩的行楷字，讀着一首首韻味悠長的詩，清明上河園裏那文靜的沉思的模樣，一次次浮上心頭。七八年過去了，當年剛走出校門的小姑娘，已成

長為一家央企駐港基金公司的CEO，這真是一個成就夢想的時代。

從趙佳音身上，我看到華青會數百名會員的影子。這批成長於內地的青年英才，帶着紅色文化基因，經過歐風美雨的洗禮，在香港這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熱土上追求人生夢想。

華青會成立近十年來，經歷了三位主席。創會主席方方，時任摩根大通亞洲區副主席兼中國首席執行官。第二位主席陳晴，時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主席。現任主席陳爽，就職時是光大控股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。

一個是跨國公司代表，一個服務於聯合國機構，一個擔任央企高管，如此跨度極大的職業身份，代表了華青會群體廣闊的事業空間。世界正處於百年未遇之大變局，他們生逢其時，海闊憑魚躍，天高任鳥飛。

2015年春分時節，華青會在香港黃金海岸酒店舉行換屆集思會，那是多麼富有朝氣和充滿希望的聚會呀！受激情感染，我即興寫了一首《趣賀華青會換屆》，發在微信朋友圈：

華天蒼蒼，蒼野茫茫，五湖四海，匯聚一堂，北望神州，南據香江，青春熱血，只為仰狂。

創會有方，七八條槍，長袖善舞，拓土開疆，接力正時，玉露朝陽，枝繁葉茂，熾燁恒揚。

黃金海岸，春分日半，俊男靚女，喝酒吃飯，歌者嘹亮，舞者妙曼，欲得盡興，笑得爛爛。

其實生活真不賴，肉乾薯片各自愛，要問什麼最重要，眼前這盤下酒菜。